

涛学义 石画本



杨成寅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涛学义 石画本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ISBN 7-5340-0672-4



9 787534 006722 >

ISBN 7-5340-0672-4/J.592 定价: 18.50

石涛画学本义

杨成寅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浙) 新登字2号

责任编辑: 俞建华

封面设计: 陆籽叙

石涛画学本义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6.5

印数: 0,001—3,000

ISBN 7-5340-0672-4/J.592

定价: 18.50 元

序

今年七月下旬，恰当三伏季节，杭州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我这个九十残年退休闲居的老人，正感到热闷无聊、精神困顿的时候，杨成寅同志携其近著《石涛画学本义》的三校全稿，前来嘱我写序，使我不禁又惊又喜：

惊的是，又来了一宗难于胜任的文债，这么一本约 30 万字的皇皇巨著，而且是探讨石涛的画学思想，姑不说要理解那些艰深玄奥的理论，须大费脑筋；即仅通读全书一遍，也得花不少时间。何况写序，更应认真找出它的主要特点、创见和学术上的价值，不能随便敷衍几句，无补于读者的参考。因而把任务接受下来，未免有点诚惶诚恐。

喜的是，我一向很欣赏杨成寅同志的治学谨严，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发表独到见解，于美学尤具专长。此书是他多年来对石涛《画语录》深入、全面、苦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一定可以揭开不少久未解决的疑义，能够在它尚未出版前，先睹为快，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

提起石涛《画语录》，对我具有特殊的强烈吸引力。因为这篇名著曾经从年轻时期以迄现在，先后不知读过多少遍，也参

考过海内外学者们发表的有关它的研究文章，但遗憾的是，对石涛所用的某些美学概念和许多难懂的辞义，依然模糊不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而各家见解，大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次获读杨君专著，反复揣摩，越读越感兴趣，越读越受启发，终于茅塞顿开，心领神会，喜不自胜，忘记了炎炎的溽暑，忘记了老眼昏花。尝到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乐趣。

中国绘画，源远流长，自成一个独特的体系，历代名家辈出，各领风骚，以其高度造诣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为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绘画创作蓬勃发展，绘画理论也不断丰富、提高。远的不说，从顾恺之的“迁想妙得”到谢赫的《六法论》，千多年前就已总结了画家长期实践的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艺术理论。此后，论画的著述日多，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各种画论浩如烟海，涉及的范围益加广泛，各抒己见，文人学士，多有阐述，极一时之盛，促使传统画论进一步向纵深方面发展。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大多片言只语，东鳞西爪，体例芜杂，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或存在派别的偏见，或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惟一最有代表性、创造性和完整体系的著述，自然要推石涛《画语录》（包括他的《画谱》），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美学思想和辩证观点，到现在仍没有过时，并且将逐渐受到现代艺坛的重视。

过去，难得一本令人满意的深入、全面、系统地论

述石涛画学的专著，对那内涵深奥、文笔奇特的《画语录》，如入宝山，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只好望文空叹。我尝把石涛的画论，比作李商隐的诗，都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却不易领会其中真髓。尽管多少学者曾经努力探索，为之分析、注解，但却越注越玄，有些竟钻到牛角尖里，距原义越远。

正如本书著者所说：“石涛的《画语录》乃是一个绘画艺术美学的‘聚宝盆’，其中的好东西是挖不尽，用不完的！”这不是什么夸大之词。很多人都知道这篇名著蕴藏着无价的艺术宝藏，但如何能在这“聚宝盆”中取宝，也不是轻而易举。必须先具备识宝、爱宝、有决心寻宝的条件，然后再练出一身勇于取宝的本领，方能真正把宝挖出来，为弘扬民族文化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如果我的比喻没有说错，杨成寅同志就是一位取宝的能手，和盆端出了石涛画学中的宝藏。他在这部力作中，担任了献宝的工作，给广大的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学术上突破了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

本书一共分为四编：

第一编“石涛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是本书的主要和精华部分，从纯理论角度对《画语录》及其有关论画的诗文题跋，提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加以论述。对《画语录》中的基本论点——如“一画论”、“蒙养生活论”、“资任论”、“尊受论”、“氤氲论”等，展开深入透辟的论析。采用大量具体资料和有关文献作为根据，不涉空谈，不妄夸大，力求阐明石涛画学思想的本

义。还论及“石涛画论与太极美学”和“阴阳辩证法在石涛画论中的运用”，进一步证明他的美学思想渊源于《周易》及老子的哲学。此外，附有一章指出“对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种种误解”，进行正、反两面的对比。全编内容充实，观点正确，论证有力，可谓集理论之精华，发前人所未发。

第二编“石涛《画语录》原文、大意和解析”。为了帮助读者易于读通《画语录》的原文，著者逐章把它译成白话文，并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说。虽然是本书的附带资料，但极便于阅读理论部分时查对和参考。

第三编“石涛题画诗文选录”。这也是一份附带的参考资料，搜集了石涛在绘画作品中有关论画的诗文题跋，所占篇幅不多，但有颇为重要的论画名句——如题《春江图》的“书画非小道，世人形似耳，……”，题《泼墨山水》的“…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以及题八大山人《大涤草堂图》等，均很有研究价值。

第四编“石涛生平事迹资料汇考”。这一编资料十分丰富，分量颇重，比第一编的篇幅还多些。其中包括石涛身世，他的出生地，生卒年月，生平分期，《画语录》著作年代，以及同代人和后人论石涛等等。尤以生平分期部分，按年代从石涛年轻时起，直到他去世时止，在宣城、金陵、燕京、扬州等地的具体情况，最为详尽，引用的资料甚广。最后，还附了一份石涛年表，以供查考。

本书对石涛的画学本义的论证，已经够全面，够明确，够透辟了，用不着我再多罗唆，读者必能从中得到

启发和教益。我只想粗浅地谈一谈关于本书的主要特点：

一、全面论述了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体系及其哲学基础

从太极以观其妙，从一画以观其微。

石涛的《画语录》和其他一般的论画著述不同，不是只谈笔墨技法或个人经验感受，而是重点谈他的美学思想。石涛画论的最大特色是讲辩证法，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来分析宇宙万物，来阐明绘画规律，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完整的美学体系。

本书著者紧紧抓住这一基本概念，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论证了“一画论”是石涛美学体系的核心。他的哲学基础，渊源于《周易》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阴爻与阳爻组成的八卦，每两爻相叠，演为六十四卦。太极的内涵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始于一，终于一。然而，更多的是受启发于老子《道德经》所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这一系列哲理，无疑是石涛《画语录》“一画论”的基础。

因此，本书著者特别郑重地指出：“一画论体系，是一个辩证法体系，是一个主客观统一体系，是一个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体系。”

能了解“一画论”的基本概念及其创立的美学体系，即能知道石涛的画学思想特点，也即能懂得《画语录》的深奥内涵和“一以贯之”的妙用。

二、肯定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与唯心的禅学无关

石涛的画学主要接受了《周易》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讲辩证哲学，讲对立统一，与佛教唯心学说，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些论者以为石涛从小削发为僧，必然皈依佛法，精通佛理。便从《画语录》中断章取义，拾取片言只语，牵强附会，大做文章，硬指石涛的“一画说脱胎于佛教华严宗万法唯心的境界”，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实石涛出家为僧，是逼于异族入侵，身受国破家亡之痛，不得已才遁入空门，以免杀身之祸，故对佛学研究并无兴趣。恰恰相反，甚至对称他和尚，也感到是一种耻辱。到了晚年，更明确地声明他不是和尚。在给八大山人的书信中，毫不掩饰地说：“莫称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也。”

不妨读一读他七十三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五十年来大梦春，野心一片白云因。今生老秃原非我，前世衰阳却是身。大涤草堂聊尔尔，苦瓜和尚泪津津。犹嫌未遂逃名早，笔墨牵人说假真。”

可知石涛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和尚，所谓“老秃原非我，衰阳却是身”，正是证明他的身世，不是和尚，是衰亡的明王朝的后裔，逼于形势，连说话也只好真真假假，

伤心流泪。试想一个堂堂皇族贵胄，怎会甘心变为老秃，并用禅家思想来撰写文章，抒发见解呢？故《画语录》中通篇无一佛语，而大量属于老子的哲学。连文章的笔法、文采，也受老子的影响，《道德经》喜用一连串同类型的辞句，以加强其语气和涵义。例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翻开《画语录》第一章就可见：“腕不虚则画非是，画非是则腕不灵。动之以旋，润之以转，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像这类的文笔，在《画语录》中处处可见，以其淋漓痛快，磊磊落落的辞采，为其辩证论点，增加勃勃生气，与华严宗的佛学，风马牛不相及。故本书作者力排这种曲解，是极有见地的！只有肯定石涛的美学思想是一个辩证法体系，才能认识它的进步性、开拓性和真理性。

三、解开了《画语录》中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蒙养”、“生活”的内涵

石涛《画语录》中使用了不少独特的概念，如“一画”、“蒙养”、“生活”、“识”、“受”、“资任”、“氤氲”等等，都涵意高深，不易解析。其中尤以“蒙养”、“生活”这一对范畴，至今仍无人能真正道出它的本义，成

了这部名著中的“老大难”问题。

说它是“老、大、难”，是有事实根据的：石涛的《画语录》自问世以来，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个多世纪，却仍然没人能懂得“蒙养生活”的基本内涵。连它出于什么经典？或是石涛自己的杜撰，故弄玄虚？长期以来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样的老问题实在少见。

至于说它大，也正因为“蒙养”、“生活”，在石涛美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仅次于“一画论”，对其他概念、法则都有一定的联系和由它所制约，其大可知。

特别是“蒙养”、“生活”，时分时合，时而单独出现，时而连在一起，有时更把“蒙”与“养”分成两个词使用，有时又有所谓“天蒙”。扑朔迷离，变化莫测，以其高难度令读者望而生畏，不敢问津。虽然有些学者也试图解开这个难题，却把“蒙养”解析为画家个人的修养，把“生活”解析为当代的体验生活或笔墨技巧。都是望文生义，不切实际，得不到要领。

为了攻克这个“老大难”堡垒，本书著者花了大气力，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和资料，深入探索“蒙养”、“生活”的来源及其涵义。他注意到石涛的美学思想，受《周易》影响较深，就决定从《周易》入手。先找到“蒙卦”，然后再通过《序卦传》所说：“…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找到了“蒙养”一辞的来源。他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破译另一则石涛画跋中有关“蒙养”的

问题，发现这是石涛以老子“有无相生”的辩证法则，在画论中的运用。

经过深入综合研究，得出了：“蒙养”，是指自然审美对象和艺术形象中的内在生命力、内在美；“生活”，是指“蒙养”所含的内在生命力、内在美的外在种种生动的表现。“蒙养”是天与地、阴与阳的辩证统一的产物。既找到了“蒙养”的来源，又考证了它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开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无疑这对学术是一大贡献！

四、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本书著者文风端正，持论谨严，论证确凿，每解析一个问题，都要搜集大量有关资料，然后再加筛选，去芜存精，去伪存真，才放心使用。有些资料即使出于权威专家之手，也不轻信。故凡遇有疑义或不同观点，必经反复考辨，务求符合真实情况，保持理论的严肃性、科学性、真理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那些泛泛空谈，大胆假定，哗众取宠的文章，大不相同。

例如为了证实“蒙养”概念的来源，他用了大量篇幅论述“蒙养”是来源于《周易》，从天地阴阳的哲学，天生万物，地养万物，阴阳相荡，刚柔相济，生生不息，层层剖析，找出了它的根源。已经定稿付印，仍觉得具体资料不够充实。后来到了校稿时，无意中见到明代来知德所撰的《易经集注》，发现了“蒙养”一词（见本书48页“附记”），证明了它确出于《周易》，不禁喜出望外，

认为本书对“蒙养”概念所作的解析，基本是正确的。这种认真不苟，对文章高度负责的求是精神，至可敬佩！

五、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绘画传统理论，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括画史、画法、画品、画理、画评、画诀、画说、画鉴、画跋等等，可谓渊深弘博，丰富多彩，历代各家著述，多有创见，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值得学习研究，继承发扬。

自从开放改革以来，人们解放思想，敢于追求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使社会主义建设焕然一新，取得飞跃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出现了诸如崇洋轻中，金钱万能，否定历史，否定传统，缺乏民族自尊感等不良倾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主要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其次是没有从理论上给予正确引导，广大青年对传统审美文化认识不足，缺乏基本知识。同时古典书籍，都因文字古奥难懂，有很大局限性。要克服这些存在的问题，还须做大量艰苦工作。

杨成寅同志新著的《石涛画学本义》，正是一本弘扬传统审美文化的得力之作，充分论证石涛绘画美学思想，列举《画语录》讲美学规律，讲对立统一法则，倡导创新，倡导借古开今，倡导天行健，自强不息。指出石涛

的画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针对性和普遍的教育意义。对当前那些不讲艺术规律，不讲艺术社会目的性，不要民族特点等消极文化意识，具有抗拒功能和净化心灵的作用，从而端正方向，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继承、发展审美文化的优秀传统，振兴中华民族文化而努力奋斗。

这是本书著者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本书的贡献所在。

邓 白

自序

美学理论或艺术理论,我认为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家的理论,一种是艺术家的理论,第三种是理论家兼艺术家的理论。石涛的绘画美学或绘画理论,可以划入第三种理论。我认为这三种理论一般来说各有短长,不能说哪种理论高、哪种理论低;哪种理论有用、哪种理论无用。它们都可能捕捉到一些真理,它们也都会说出某种谬论。有些纯理论家会说:“他们(指画家、雕塑家或戏剧表演家等)是仅凭自己的天才、直感甚至本能和技法创作的。至于说理论么,他们连一些基本概念也搞不清,他们只不过能说出一些感想、体会罢了!”专搞某门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也会说:“理论家有什么用?他们天天玩弄概念,制造一些空洞抽象的教条、命题和定义,对艺术作品说三道四,叫他们画一幅画来让我看看,做一座雕塑来在街上摆摆!”(作者在一次雕塑创作研讨会上就听到过这类高论,此种高论还得到了一些与会者的热烈鼓掌)看来,既搞艺术创作又搞艺术理论研究的人的理论是最高明的了!但是,且慢!有人会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同时从事两种工作,精力和心思必然会分散,因而必将影响理论研究的深度,也会影响其艺术创作的质量。”

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做事情都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常言道“心勿二用”!但是,也不能绝对化,因为理论来自实践,艺术创作实践必将有助于艺术理论的研究;也因为实践又需要理论指导,艺术理论研究亦将有助于艺术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提高。精力和时间的分散,可以由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相互促进来弥补。但“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研究互补”论也不能绝对化。不能以这种“互补”论为理由否定纯哲学美学的价值和优势,也不能以此否定艺术家经验之谈的可贵和价值。三种美学、艺术理论倒真是可以“互补”的。

石涛首先是一位山水画大家,然后才是一位绘画理论家或绘画美学家。他的书法和诗作也是相当高明的。在我看来,石涛对后世的影响,起初主要是艺术作品的影响,但经过时间的推移,他对后世的影响慢慢地、逐渐地却变为绘画美学的影响了。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石涛的影响将主要是理论的影响。因为,石涛的《画语录》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古典画论中最具有理论性、体系性和真理性,对于中国绘画创作在今后长时期内不会失去其意义。例如,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统一论,内外统一论,心物统一论,识受统一论,无法而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在今天仍具有“现代性”,远远超过当代某些专门理论家构筑的绘画美学体系。石涛的不少美学命题简直好像是故意同当代某些赶时髦的美术理论针锋相对。我们看:某些人否定客观艺术规律的存在,强调什么“自律”,可石涛却说:“无法则于世